

长篇历史小说

傅国标 著

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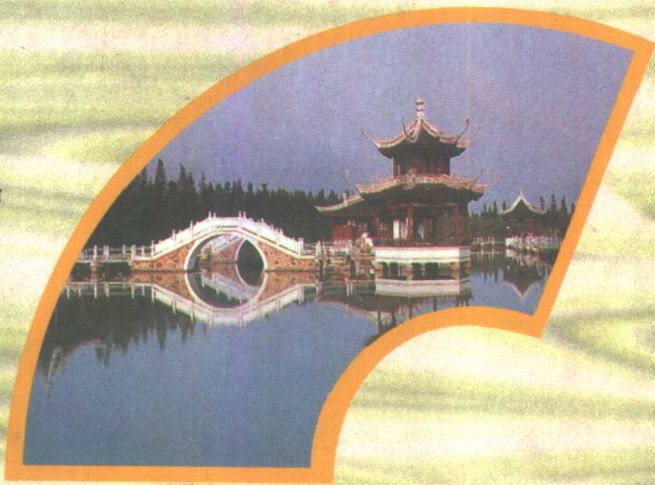
——纪昀



二帝生，三王净，五伯七雄丑末耳，汉祖唐宗也称一时名角，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扛旗打伞跑龙套；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曲也，李白杜甫能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总是沿街乞食耍猴儿。

晓

岚



农村读物出版社

1
长篇历史小说

纪

晓

岚

傅国标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纪晓岚

傅国标 著

* * *
责任编辑 李岩松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32 开本 16 印张 408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24.60 元

ISBN 7-5048-2712-6/I·364

前 言

纪昀，字晓岚，谥号文达，生于清雍正二年，卒于嘉庆十年，历雍、乾、嘉三朝。纪昀生性诙谐，天资机敏，过目不忘，儿时有“夜能识物”的特异功能，有关他神奇的趣事、轶事，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部小说，着力叙述了一代文宗、《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荣辱一生。

纪昀于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服官 50 余年，曾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嘉庆皇帝赞誉他“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昀以才名世，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送藏七阁，他日坐书城，长达 16 年之久，《四库全书》选录书籍 79300 余卷，堪称世界之最。此外，纪昀尚有《阅微草堂笔记》24 卷和一部《祀文达公遗集》传世，鲁迅先生称其《阅微草堂笔记》“隽思妙语”，“不趣盎然”，“后来无文能出其右”。

从表象看，纪昀乃旷世奇才，一生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而实际上，他仕宦 50 余年，走过的却是一条极其坎坷之路。由于他超逾常人的机敏和才智，且又孤直不趋炎附势，故而一直受到司空文、和珅父子之辈的嫉恨和迫害，他们用心险恶，手段狡诈，为剪除异己谗言皇上，使纪昀防不胜防，屡遭其难，先后受到发配、下狱、革职、降级、罚俸等查处，几次险些丢掉脑袋。他之所以没有被杀掉，完全是靠自己的才智救了自己，皇上舍不得杀他，不能没有他。纪昀的一生，正如他晚年给自己写的那副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纪昀是一位奇才，但他也有错，他曾两次因瞻顾私情犯下了

于国法所不容的大错；他的文艺观也是保守和偏见的，他对当时盛传朝野的《聊斋志异》斥之为“猥鄙荒诞”，“乱人耳目”，坚决不录入《四库全书》。对纪昀的过与错，小说没有怕影响他的形象去回避，而是做了如实的叙述。

小说尊重历史，但并未拘泥于历史。对有历史载记的重大事件，与历史保持一致，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所谓“乾隆盛世”的社会风貌。对书中人物，则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力求使其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小说突出传奇性、趣味性和哲理性，相信读者可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当然，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4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天悟 1

- 一、刘统勋百里访神童 1
- 二、七岁的娃娃进考场 19
- 三、文鸾进纪府 25
- 四、两本帐簿过目不忘 28

第二章 夺魁进京 37

- 一、状纸是一首打油诗 37
- 二、又见文鸾 43
- 三、丁卯解元 50
- 四、初识刘墉 62

第三章 京都赋闲 73

- 一、文鸾夜投古运河 73
- 二、兄妹相遇怡香院 78
- 三、《史通消繁》出了麻烦 84
- 四、文鸾夜逃司空府 90
- 五、月明轩才子会佳人 96
- 六、会试之际，母亲病逝 102
- 七、甲戌一篇“表”，震惊十八名考官 108

第四章 宦海艰险 112

- 一、刘统勋受命出任协办陕甘总督 112
- 二、竹篮为什么能盛东西而不能盛南北 118
- 三、胡中藻处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125
- 四、文鸾遇险 130
- 五、司空文出了一个主意 136
- 六、纪昀过目不忘的本事救了刘墉一家 141
- 七、司空文通州求医 147
- 八、两颗人头换回一个巡抚顶戴 152
- 九、千年历史一台戏 158

第五章 春风得意 165

- 一、弘历令纪昀倒背万年历 165
- 二、皇室里一件不被人知的秘密 171
- 三、双塔山上令人解不开的谜 176
- 四、什么最肥，什么最瘦 182
- 五、钦封“纪大肚子” 188
- 六、荣膺乡试主考官 194

第六章 天成 201

- 一、山西乡试策问三道 201
- 二、皇上的文章被纪昀打入下下等 208
- 三、扳倒两广总督张宝杰 214
- 四、女人的力量最大 220
- 五、授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231

第七章 督学福建 235

- 一、鲁肃不如樊哙 235
- 二、才压八闽十二州 243

三、深山访贤	249
四、万里长城今犹在，何处去寻秦始皇	255
五、纪昭弃官回家，劝他激流勇退	261
第八章 天祸	268
一、西山遇文鸾	268
二、司空文急中生智，脱掉大祸	286
三、只字全无的信件	292
四、一夜之间十员大臣成了阶下囚	297
五、刘统勋不徇私情	301
六、纪昀被打入死牢	306
第九章 谪戍西疆	315
一、阿永阿惨死伊犁	315
二、昌吉发生了暴乱	326
三、智擒满答尔	330
四、和材官落井身亡	337
五、皇上要修《四库全书》，刘统勋力荐纪昀	343
六、忠实的家犬“四儿”	348
七、恩师赠砚，意义非同寻常	354
第十章 充任总纂	360
一、热河见皇上，遇到了和珅	360
二、题《八仙对弈图》表露出纪昀的心迹	365
三、纪昀受任翰林编修，文鸾迁居河间	369
四、和珅说要想套住狼，事先不能惊动它	373
五、并非晋皆羲献，唐皆李杜	378
六、“四儿”被害，纪昀为其立碑石	382
七、四库书馆正轰轰烈烈，传来四川兵败、山东白莲教	

举事的消息	388
八、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	394
九、红儿进纪府，和珅把手伸向汝传	398
第十一章 舍命救书	405
一、纪昀被降三级留任	405
二、刘墉充任四库书馆副总裁	411
三、圆明园燃起焚书烈火	422
四、“檐上飞”夜入纪府	432
五、纪昀又被打入死牢	438
第十二章 生死书丛	452
一、大学士阿桂参奏了和珅一本	452
二、纪昀徇私情，和珅做了中堂	469
三、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原告成被告	474
四、沉浮宦海如鸥鸟	478
五、山庄校书	483
六、弘历八十大寿，引来一桩参奏案	486
七、弘历传禅，不与大宝	490
八、除掉了和珅，朝政仍难改观	494
九、纪昀溘逝	498

附记

第一章 天 悟

一、刘统勋百里访神童

清康熙年间，直隶河间府献县正东百里，有个十来户人家结成的村子，名崔尔庄。因村小、民穷、偏僻、交通闭塞，朝廷摊派皇粮都往往把它丢掉，故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自从迁来一纪姓大户，崔尔庄瞬间发生巨变，一时成为直隶辖境内有名的村镇。

这纪姓大户的主人名纪钰，从景城迁来。往上推，他的祖籍是江苏应天府上元县。明太祖朱元璋年间，纪氏是江南一带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因北方多年战乱，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朝廷下令“迁大户实畿辅”，纪氏奉皇命迁到了直隶献县景城村。在景城传至第十一世，因人口繁衍，纪钰决定另辟新居，才迁到崔尔庄。

康熙五十五年，纪钰溘然长逝。次子纪天申不满足仅仅守住父亲留下来的基业，他把精力花在培植儿辈的读书上，期望着在他的儿子们能出息一个够上品位的朝廷命官。他觉得家业再大，最多不过是个名噪一时的土财主，“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兴衰无常，只是迟早，惟有读书做官，方能流芳百世，青史留名。他的四个儿子，长容舒、次容端、次容雅、次容恂，除容端早年夭折，三个儿子个个天资聪敏。人们都议论说，“纪宅地占得正，将来准出大官。”谁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容雅、容恂愈来愈无视功名，得了个秀才，便再也不求进取，天申只好把希望寄予

容舒一个人的身上。可容舒自打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中举，直到雍正二年，11年间4次会试都榜上无名。“莫非这是天意么？”纪天申心乱如麻。

纪天申本来心里就烦躁，再加上五黄六月酷热的天气，更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手里摇着把大蒲扇，走出书房。

院子里，对称长着两株槐树，是房舍落成时栽种的，至今已23年，长得枝繁叶茂，密不透光。纪天申坐到槐荫下的太师椅上，脑勺枕着椅背，微闭上眼睛，思解着昨天晚上做的怪梦。近来他经常做梦，可醒来又记忆不起，唯有昨天晚上的梦，他记得特别清楚，只是这个梦主兆着什么，一直思解不开。他的大脑刚要运转，就听街上传来铜盆、破锣的敲击声和惊乍乍的“追呀！打呀！”的叫喊声，声音愈来愈近，似卷风般来到他纪府的大门口，铜器的敲击声骤然间没有了，紧接着一个呼哧、呼哧的声音问：“哪去啦？哪去啦？”

一个童音答：“跑进纪家大门里去啦！”

纪天申纳闷，心里说，什么跑进我的纪家来啦？他想出去问个究竟，起身没走几步，老夫人乐呵呵跑过来：“老爷您上哪儿去？大儿媳妇生啦！”

纪天申停住了脚步。

老夫人笑不拢口地到了跟前：“生了个胖孙孙，快给孙儿起个名字吧！”

“嗯……？”纪天申手里的大蒲扇顶住脑门：“难道是，应了我昨夜之梦？”

纪天申回转身子，又步回到槐荫下的太师椅上，脸上渐渐泛露出多日来不曾有过的笑容，眼睛也明亮了许多。

老夫人站在他的身侧，一手扶着椅背，一手为他扇着蒲扇，见他总是笑而不答，又催促道：“你到底梦见什么啦？快说吧！”

纪天申捻了捻灰白的胡须尖，不紧不忙地开口道：“昨夜我刚刚睡下，迷迷糊糊不知怎么上了房，坐在屋顶上纳凉、观星斗。忽

然间，西南方向的天空出现了一个大火球，只是这火球慢慢悠悠飘飞而来，到了这崔尔庄的上空，却不再前走了，悠悠荡荡地正转三圈儿，又倒转三圈儿，忽地，一溜火光落在了咱这院子里。老爷我一惊，醒来却是一个梦。”

老夫人一听，不由心肌紧缩，惶惑地望着他：“老爷您这个梦，怕是，怕是……”。

“你不懂。”纪天申伸手拍拍她的肩头，歪扬着脸笑微微地望着她道：“火球落入我家，今日大儿媳生子，说不定孙儿是火精转世。孙儿这名字么……”他低下头思索片刻：“火乃日象，我看就单名一个‘昀’，字‘晓岚’吧！”

据史书记载，相传五代时献县一带经常有火球出现，与人无害，因火球中有一俏丽裸体女子，不堪入目，故每当火球出现，人们便敲打铜器高声追逐，五代后则不再见。适才百姓们敲打铜盆、破锣，高喊追呀打呀，就是追逐火球，当追到纪府大门口，火球不见了，而且纪府小公子恰在这时呱呱堕地，令人感到蹊跷。事后有人不信，说：“哪有什么火精？谁真正看见过？”

相信的人说：“这回赵家那小四可看了个真切，说是大火球里卷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一跳一跳的朝前滚，可好看呢！”

不相信的人说：“赵家小四是个7岁的毛孩子，孩子说的话也相信？”

相信的人说：“这你就不懂了，火精，火精，这成了精气的玩艺儿，只能7岁以下的童子才能看得见，信不信由你！”

纪家小公子一时成为村民议说的对象，也成了纪府重点保护的對象。

纪昀在纪家兄弟大排行中行四。胞兄名暉，字晴湖，长他18岁，是容舒原配安氏所生，康熙五十四年安氏卒，容舒继配张氏，康熙五十九年张氏卒，容舒又继配张氏之妹，生纪昀。暉，“性淳实淡静，绩学不售”，爷爷纪天申不喜欢。从兄昭，字懋园；从兄易，字坦居，皆容雅之子。昭长他7岁，易长他4岁。昭、易虽

也聪敏，但远不及他。他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天赋，刚会说话，母亲教他认字，教多少他能记多少，4岁就能背诵《千家诗》上的上百首诗，不仅背得爷爷整天乐不可支，三叔四叔，三婶四婶，亦喜笑颜开。容雅教纪昭、纪易学对句，总把他唤来一边听。容雅虽说不过一秀才，但对教授初学幼童很有办法，先是单字对，继是二字对，再是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他还照《声律启蒙》的歌诀样子，编成韵歌，如“姐对妹，弟对兄，小儿对老翁；三姑逗四嫂，二老戏双童；家庭百十口，世代四五重；门前种杨柳，房后栽梧桐；古宅秦砖覆汉瓦，邻寺铁杵敲铜钟……”一数就是一大串。在学以致用上，他们看见什么就对什么，屋里的茶杯、桌椅、板凳、花瓶、座钟，无一不是他们对句的猎物。

纪昀觉得对句好玩儿，三叔不叫的时候，他也总往三叔的房里跑。一天，他跑到三叔房里，非要和三叔对句儿不可。

容雅吧嗒两口旱烟，眼睛朝满屋子扫了个遍，长吁出一口气道：“这满屋的器物、摆设，已是对了一个遍，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也都对过了，还对什么呢？”

纪昀手托着小下巴颏，乞求地道：“三叔想想么！”

容雅夫人盘坐炕上，手里正做着针线，她先是瞥见纪昀的样子笑了笑，既而对容雅道：“这对句儿还有对完了的，昀侄儿来找你教他，你就快跟他对吧，还摆的哪家子酸！”

容雅又朝满屋子望了望，着实找不出还有什么可对的了，对纪昀道：“这样吧，昀儿你在屋里找，你看还有什么没对过，咱就以什么为题，行不行？”

“行！”纪昀高兴了。可他满屋子寻来觅去，还真是找不到还有什么没对过。小手拍起了后脑勺。忽然，他的眼睛一亮，指着三婶穿着绣花软鞋的一双小脚嘻嘻一笑：“三叔，这还没对过。”

容雅抿嘴一笑：“三寸金莲瘦；”

纪昀接口对道：“一双绣鞋轻。”

“小兔崽子！”容雅夫人停下手中针线骂道，“怎么要笑起三婶

来啦！”

容雅笑呵呵地：“你看你看，‘人谁不有脚’？”

纪昀朝三婶一个鬼脸：“何必动无名。”惹得容雅夫人笑了起来。容雅一把将纪昀拉到怀里，在他的小脸蛋儿上亲了又亲，胡子扎得他使着劲儿往一边躲。

容雅夫人嗔怪地：“行啦行啦，看把孩子扎的！”既而亲昵地又对纪昀道：“昀儿回房吧，出来时间久了，母亲要找的。”

纪昀答应一声，朝三叔三婶一人鞠了一个躬：“三叔、三婶，孩儿去啦！”咚咚跑出房去。

容雅夫人深深吁出一口气，道：“咱易儿都入学馆一年多了，还不如昀侄儿有出息。”

容雅道：“易儿是定然比不上昀侄儿的，昭儿，怕是日后也不及昀侄儿的呀！”

容雅夫人象是忽然想起什么，问道：“唉，到底定下来了没有，让谁来带昀侄儿呀？”

容雅慢慢悠悠道：“二老的意思，女看护是李妈，男看护是施祥。”

容雅夫人想了想，道：“要我看，在咱纪府这些佣人里，也就这两人最合适。”

施祥，小字举儿，8岁来到纪府，至今已34年。施祥天性忠直，办事认真，从未出过什么差错，纪天申最喜欢他。李妈，年过50，是张氏的奶母，张氏续嫁容舒，李妈随着来到纪府，自然是张氏最贴心的人和最可靠的人。

施祥和李妈接受了看护小少爷的重任后，心头都象是被压上了一块重石。尤其施祥，他和李妈分了工，纪昀在府内如果出了事找李妈，府外如果出了事找他。小少爷生性顽皮好动，稍不在意若是让他跑出去，出点事儿就兜不起，施祥犯了大难。老爷子纪天申还把施祥唤去交待说：“前两年有易儿在府里跟他玩儿，如今，易儿入了学馆，容恂房里的盼儿还小，玩不到一块儿，你每天要带他出去溜溜转转，跟别家的孩子一块儿玩玩跳跳的，这样

对哟儿日后也有好处。只是，一定要把他看住，别出什么闪失。”施祥不能不照主人的话去做。

可是，这一来不要紧，接着麻烦就来了。孩子们在一起玩儿，喜欢玩得无拘无束，开心痛快，可施祥跟在一边，小少爷蒙上眼睛捉瞎瞎，他怕看不见跌倒扎破手；小少爷玩跳绳，他怕被绳子绊倒摔伤脚，弄得纪昀这也玩不成，那也玩不好。纪昀站在旁边望着别的孩子尽情的玩耍，心里甭提多痒痒。“让你管，我甩开你个老家伙！”纪昀想出了主意，只要施祥稍不留神，抓个空子他就往外跑，跑出来就藏个地方同小伙伴们玩个够，让你找也找不见，常常弄得施祥喊破嗓子到处找。找一次施祥就后怕一次，万一出个事儿该咋办？施祥对此也想了个办法：每天守在门口，只要小少爷一出府门，就能看得见。办法虽说不错，还是没有保住不出漏子。

一天傍晚，西北天上电光闪闪，看样子雨过不了多久就要上来。李妈小脚颠颠来到大门口对施祥道：“大兄弟，适才小姐的衣裳被一阵风刮到房檐上去了，你去给取下来吧！”李妈说的小姐，指的是纪昀下边的妹妹。

“行！”施祥起身刚一抬脚，又停下了，“要不李妈先头里走，过会儿我就去。”

李妈看出施祥的心思，笑着道：“没事儿的大兄弟，天都这么晚了，小少爷不会出去啦，刚才跟着我已在后花园玩儿过了。你看这西北天上忽闪忽闪的，别一会儿风是风雨是雨的上来，把小姐的衣裳给刮没喽！”

施祥望望天，心想也是，跟着李妈走去。

纪昀就在东厢房的墙角后面藏着，见施祥一走，撒开两条小腿便跑出府门。

纪容舒住在最后一套宅院里，这里离村街远，房后是花园，清静，杂声少，最利读书。今年京城会试，他没有参加，他决定3年后破釜沉舟最后考它一次，考中或考不中，就此终结。他今年43

岁，3年后是46岁，他想，如果3年后考不中，就是再考中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官做不了两天半，不就该告老还乡了吗？所以，这几年他豁出命读书，家里一应事务概不过问，整日书房紧闭，不允许任何人打扰。这些，施祥、李妈都知道，因此，不论说话、搬梯子、上房，都是轻了又轻。

一串响雷猛然间炸过来，施祥、李妈抬头一看，西北天上的乱云在雷电轰击下，飞一般压到头顶。

张氏打开窗子探出头来急忙问道：“李妈，哟儿呢？”

李妈回道：“许是往三奶奶屋里去了，我去看看。”

张氏不放心地：“快去吧。”

李妈快步走到容雅夫人房里一问没有，小跑着又到容恂夫人房里，一问又没有，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庄外，有一块几户人家合用的打谷场，扎过场的麦秸，一垛一垛的，就象一座座小山。这是孩童们最好的玩处，秸垛不仅可以藏猫咪，还可以让家里的大人们看不见。纪昀从家里一出来，便邀了狗蛋、胖墩、掺和，来到了这里。他们先是你找我藏、你藏我找地玩了一阵子捉迷藏，又跑到停放着的一辆木轮大车前，玩起了抛小球儿的游戏。大家定下的规矩是：球儿往空中抛，抛上去还要用手接住，两脚不准动，每人抛3次，看谁抛得最高，接得最准。天上电闪雷鸣，谁也不去理会。掺和抢先投，他两脚叉开，站稳身子，把小球儿朝空中高高抛去，待小球儿落下，两只小手一张，准准地接在手里。连投3次，3次接住，小家伙们一阵雀跃。

胖墩一步跨前：“看我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玻璃球儿来。这个小球儿，胖墩一直当成宝贝，小伙伴们看看可以，但从从不借与别人。他拿好架式，扬起胖脸向空中抛去，待小球儿就要落下，狗蛋一捅胖墩腋窝，胖墩接球儿不住，反倒一碰，不偏不倚落到了车镞子（车辕上插鞭子的小圆洞）里。圆洞

只有鞭杆粗，手指只能伸进一个，取不出来，小家伙们一看都傻了眼，胖墩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狗蛋自知闯了祸，忙找来一根小木棍儿，可木棍儿拨一拨，小球儿转一转，就是不出来，他急中生气：“别要啦！”

小胖墩嚯地站起来：“都是你！你赔我！”

狗蛋赖帐：“球儿是你自己抛的，你接不住，凭什么要我赔！”

胖墩更急了：“谁叫你捅我？你要不捅我，能掉进去吗？就让你赔！”

狗蛋：“就不赔！”

纪昀手拍着后脑勺想主意。忽然他喊了一声：“别吵啦！有了！”说着蹲身抓起一把土，“把木棍儿给我。”

三个小家伙两眼都紧紧盯着纪昀。只见他往车辙子里注点土，用小棍儿拨拨小球儿，注点土，拨拨小球儿，渐渐地，车辙子里注满了土，小玻璃球儿也随之浮了上来。小胖墩破涕为笑。

一个响雷，大雨点滴落地上。

“下雨啦！”掺和、胖墩、狗蛋一声哄喊，蹿起两条小腿朝村子跑去。

纪昀抬头望望天空，猫腰钻到大车底下。

雨下不大一阵功夫便停了，可天却黑下来。

施祥找纪昀还没回来，纪府上下急得团团转。纪天申又急又气：“没用！都没用！”

李妈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老爷，都是我，都是我的错啊……”

容雅夫人、容恂夫人望着直拭眼泪的张氏不住地宽慰：“嫂嫂别着急，凭着昀儿的机灵劲儿，出不了事的。”

张氏哽咽着：“出不了事，淋，不也得淋出个好歹来么。”

房门被推开，施祥一身泥水，拉着纪昀的手走了进来，负罪地：“老爷，昀少爷回来了。”

众人见纪昀回来，心上的石头算是落了地，纪天申的火气也